

THE ANTI-DEATH LEAGUE



反死亡联盟

〔英〕 金斯莱·艾米斯

反死亡联盟

〔英〕金斯莱·艾米斯著 吴笛 傅小明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曹 洁

封面设计 张 潮

Kingsley Amis
THE ANTI-DEATH LEAGUE

根据 Penguin Books 1980年版译出

反 死 亡 联 盟

[英]金斯莱·艾米斯 著 吴 笛 傅小明 译

浙江新华书店出版发行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文苑路聚英新村三区)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375 插页2 字数243000 印数0001—3500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269-6/I·256 定 价: 4.00 元

“兔子译从”序

我经常在想，世界文化有如在一片大地上的棵棵大树，树丛中的枝枝丫丫便是世界各民族的单个文化。民族文化由大地所孕育都来自一个根源，那就是生活。如果没有人类的生活，地球上也无所谓文化；而没有世界上的各民族文化，也就维持不了人类的文明。

各民族文化由各个不同方面组成，这中间表现得最明显的是文学艺术。在文学艺术中包含着这个民族的生存条件，她的历史过程、地理环境、社会结构、不同的风貌习俗和不同的反映这些事物的心态等等，文学（且不提艺术）则通过这个民族的文学语言，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

世界各国的文化进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之林早已脱离了一枝独秀的命运，她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又大大促进共同的繁荣茂盛。要了解一个民族的独特作为，文化沟通是基本的条件。文学既然是表现各民族文化的途径之一，所以要了解一个民族的各种特性，通过这个民族的文学作品，便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法。

我国历史上的几个文化繁荣时期，是和几次对外开放及大量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关系分不开的。现在经过30年来的闭关自锁，又一次要求开放，则从文学上着手来了解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化，也就成为当前的首要之途。为了进一步理解他国的文化成果，我们不得不从文字翻译开始。

这十年来中国翻译事业的再次腾飞，在潜移默化中吸收了许多国外的文化因素成为自己的东西，也是毋庸讳言的。当然在吸收初时，不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这是在吸收过程中不能或免的事情；而要吸收其精华，扬弃其糟粕，则要看我们翻译过来的作品，是否经过精心的选择。

浙江文艺出版社所以要出版一套“兔子译丛”，目的就在使国人对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国情有所了解。当然国内这样的文学翻译丛书已经有了不少种了，但是正因为国外的文学书籍何止万千，单是我们现在国内的出版品种决不能全部容纳。所以浙江文艺出版社愿意对国外的文学作品，再予一番梳理，取其精品，着重介绍由于种种原因尚未被国人所了解的二十世纪著名作家的代表作，作一些拾遗补缺的工作。

我们希望这套“兔子译丛”能担负起这个使命来。兔子是种活跃而繁殖有力的动物，栖息于树根草丛，得到营养和生存，并能遍及大地；我们也希望这套丛书使我国的文化交流活动更为活跃起来。我们反对抱残守缺，做文化上的死硬派；我们要拾起他人未见的珠玑，为繁荣我国的

文化事业贡献我们的力量。区区此意希望得到国内读书界的首肯和合作。

冯亦代

1988冬于听风楼

《兔子译丛》编委会

主编／冯亦代

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吕同六 李 芒

李德纯 宋兆霖

林一安 杨武能

施咸荣 郭宏安

夏仲翼 董衡巽

目 录

第一部 死结的开端	1
第二部 建立联盟	153
第三部 阿波罗行动计划	273
译后记	吴 笛 386

第一部

死结的开端

碎石路上，走来两位女郎，一个年轻，一个年纪略大些。她们的左边，一块长形草坪的后面，便是一幢高大的灰砖建筑物。拐过建筑物的尖形角塔，一块方形草地映入眼帘，草地上耸立着由石柱支撑的塔形建筑。下午时分，阳光灿烂，该塔的主要部分被罩在浓重的阴影之中。

年轻女郎驻足问道：“怎么回事？”

“还不是那只老猫。”另一位女郎答道，“我想，它在塔下发现了什么东西。”

一只瘦小的黑猫面对阴影，一声不吭地蜷缩着。不一会儿，一只鸟儿飞了下来，双翅逐渐收拢，朝着黑猫俯冲而下，发出两声短促的尖叫，又拐了个弯飞回原处。年轻女郎不停地观看着。

“哦，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年岁略长的女郎说道，“这只鸟儿，打算在塔下垒巢呢，它不让猫儿靠近，想让猫儿尝尝它的厉害。”

她说话的当儿，三个身穿制服的男人拐过塔后建筑物的一角，出现在眼前，并且沿着小路朝她们走来。与此同时，一架大型飞机在低空飞行，轰轰的声音时而传入耳中。

鸟儿像方才一样盘旋着。“猫为何纹丝不动？”姑娘问道，“它看不见鸟儿吗？”

“当然能看见。什么也逃不过那只老猫的眼睛，它一直在盯着鸟儿。但它不想动弹，不想终结这场游戏。好吧，我们再观赏一番，然后继续赶路，行吗？”

三个穿制服的男人走了过来。其中肤色白净、个头高挑的一位年轻人放慢脚步。“看呀！”他说，“你们见过这种东西吗？”

“什么东西？”另外两人中岁数较大的一位问道。

“那座塔呀。”

“就是他们认为他们也能建造的那种水塔。我觉得，它的样子有点儿不吉祥。”

飞机的声响急剧增大。黑猫跑向路边的大树。正当年轻女郎转身凝望高挑个儿年轻人的时候，太阳仿佛消逝了一瞬间。黑猫畏缩不前，屏住呼吸，几乎发出一声嚎叫。

“天哪，你们感觉到什么了吗？”

“感觉到了。我觉得自己突然中风了哩。”

“如同掠过一道死亡的阴影。”第三个男人说道。

“但这不过是一架客机的影子而已。瞧，这影子快要越过那边的山坡了。”

“谢天谢地，”高个儿年轻人说道，“不瞒你说，我方才觉得自己像一只苍蝇即将遭到蝇拍的袭击，着实把我吓了一跳。”

他又凝视年轻女郎，可她这时并没有回眸。然而，那位年岁略长的女人却不友好地向他酸了一眼。

“快来，凯瑟琳，”她说道，声音里含有方才不曾显露的仓促，“要不然，整个晚上我们都别想轮到了。你也不是唯一的一位病人。”

两群人就此分道各走各的了。

“我还从来没有把我们的邱吉尔当成建筑设计师呢，你呢，奈杜？”年长的一位军官问道，他身材瘦削，戴着陆军少校的军帽，打着牧师的领结、饰带。

“喏，牧师先生，你也有了他那种众所周知的敏感？年轻人对事物的感受力嘛，比冷石头要强得多喽，我说得对吗，邱吉尔？”

“说得对。我认为她异常美丽，你们不这么想吗？一双令人惊奇的眼睛，但有点茫然若失和担惊受怕的样子。”

“或许是因为看到那架飞机影子的缘故。”牧师说道，“如果你不知道这是何物，那确实是很吓人的，甚至连我也茫然不知所措，亏得我及时回想起来。有段日子，我对此是习以为常的。”

“我敢说，她早就被吓坏了。有谁愿到这种鬼地方来呢？”

牧师皱起眉头。“此地可是享有盛名的。我敢肯定，这儿的一切都尽其所能了。”

“列举此例作为说明吗？”

小路变宽，通往一个圆形场地。场地中央是一个池塘，四周的石块已经变色，并且长满苔藓。池塘中间有一底座，上面蹲伏着一个样子有点像狮子的石像，每只脚爪

都像一个细茎，细茎上方是形如铃铛的花朵图案，花朵中又伸出一种有三个尖点的“铃舌”。石像细细的尾巴似乎已被轧断，破裂处磨得又光又平。石像从微笑着的嘴里向上卷起三个重叠的舌头，每一舌尖上都有一个难以辨认的小物体。石像的身子上曾刻有精细的图案，但现在多半已经退了色。

“一个善良、热情的小伙子将在这儿加入你们的行列。”名叫邱吉尔的年轻人说道，“昨夜我梦见了他。”

“真运气！”牧师挽起他的胳膊，拖着他走向通往建筑物入口的一段石阶。“奈杜，在你生活的那部分天地里有没有类似的东西？”

“据我所知没有。我们设计的式样还很不完美，但更为直率，一目了然。我们把那种玩意儿留给我们黄皮肤的兄弟去干。实际上，我记得我似乎见过一张照片，上面的先生颇像我们的朋友，尽管背景不同，是站在北京的故宫或类似的什么地方。一条有趣的杂闻。”

他们走进用木板镶嵌的门厅，四面都是通告，有些钉在木板上，有些贴在小台子上。一则布告上写着：“拉菲尔前派画展本月在第二演讲厅展出。”另一则上写着：“愿去圣杰罗麦修道院的旅行者，请于星期五之前将名单上报到办公室。”

“你认为，那石像的断尾巴上过去会有什么东西？”

牧师瞪了他一眼。“邱吉尔，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再胡诌了。你今天到底怎么啦？我真该告诉你我的设想是把尾巴安上去，但是，这与我身上的服饰很不相称。你注意

到了吗？”

“哦，尊敬的服饰。”

“对，尊敬的服饰，尽管我知道有些地方绒毛都磨光了，但这就是我所拥有的一切。你去让石像收起下巴，挺起膀子，挥起双臂，振作起来吧。这使我回想起……给我蛋糕。”

一包蛋糕在他们手中传来传去，他们顺着呈下坡趋势的长廊行走，远处，长廊又开始呈上坡的趋势。

“永无穷尽的通告，”名叫奈杜的军官领会了要意，说道，“多半是关于疗法的。”

“哦，瞧瞧这个，”过了一会儿，牧师说道，“军人病房在这儿。我发现了伦纳德上尉的人。正如你所料想的，我们来晚了一点。”

他们走近一道置于幽深之处的双排门。门外有一名年轻的军士从折叠椅上提起了双脚。他面前摆着一张方桌，桌上放着一本打开的大开本笔记簿和几本技术手册。

“下午好，先生。”他开口说道，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看来，你们想见亨特上尉喽？”

“是的，如果部队机关不反对的话。你究竟在这儿干什么？我是说，看见你非常高兴，福克斯，不过，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军士咧嘴一笑，“从事安全防卫工作，艾斯库少校。”

“我想也是。这是伦纳德上尉授意的？”

“是的，是他的命令，先生。每个进出的人都必须将姓名登记在册，还要注明进入和离开的时间。这些时间是

必不可少的资料。伦纳德上尉对此极为感兴趣。哦，先生，您或许感到纳闷，所有的来访者，无论是否探望亨特上尉，都必须在此登记，因为很难知道，一个北朝鲜人是否会带着录音机溜进去。”

“上星期我来的时候，这儿连个人影也没有。”

“完全正确，邱吉尔先生，可那是上星期的事了。而这个星期我们作出了特别的努力，因为亨特上尉几天后就要出院了，可我们的登记簿上还没写满两页哩。让我看看。”他开始写起来。“十五点四十四分……少校……艾斯库……上尉……奈杜……”

“我们现在可以进去了吧？”艾斯库问道。

“哦，是的，我想可以了，先生。伦纳德上尉吩咐过，不登记名字，谁也不准入内，但我觉得我能够将邱吉尔先生的姓名记在脑中。顺便说一下，你们将会发现，亨特上尉像过去一样，非常愉快。”

“谢谢，福克斯下士。”奈杜说，“我想，我是否需要将我任职令的复印件提供给国防大臣？”

“没有必要，先生。伦纳德上尉没有交待过这方面的事情。”

三位军官走进一间长长的很通风的屋子。室内沐浴着从窗口射进的阳光。更多的光线是从光洁的墙上以及挂在墙上的玻璃画框中反射出来的。屋子中间有一张搁板桌，上面放着数十瓶鲜花和盆景。葱茏的青枝绿叶从挂在天花板上的金属丝篮中延伸而下。

房间的另一端，一个坐在床上的人抬起一只手，造访

者们便朝他走去。许多病人都呆在床上，有的在看书，有的睁眼躺着，有的明显入睡了。有个人仔仔细细地打量着房间，仿佛是第一次看见它似的，另一个穿着白裤子和圆领衫的男人从邻近的椅子上以同样仔细的方式打量着前者。还有一个男人头皮上覆盖着一片不规则的灰色毛发，从窗口边的凳子上欠起身来，走到远处，把来者的踪影扫除出自己的视野。

给部队添了这么多烦劳的亨特先生似乎显得十分宁静。他背靠枕头舒适地躺着，各种各样消遣的东西放在附近，伸手可及，其中有纸张粗糙、配有图片的杂志和平装本小说，印在封面上的丰满的女郎做着媚态或装出冷笑的表情，还有一本谈论怎样打牌的硬皮书籍，几份折叠起来的报纸，填字谜栏目露在外面；一个装有灰色液体的铁罐、几包法国香烟和一盒打开的巧克力。亨特上尉约摸二十八岁，身材消瘦、脸色苍白，胡须稀少，但呈黑色。他笑眯眯地伸出手来。

“喂，伙伴们，”他边说边将香烟递给了艾斯库和邱吉尔，“恐怕我没法给你们点火了。这儿不准带火柴，因为怕人家把这块地方烧毁了。实际上，这也是很可能的。哦，谢谢你，邱吉尔，那包东西是给我的吗？里面是什么呀？”

“蛋糕。”艾斯库说，“可现在别切。”

“我亲爱的艾斯库，我想切也没法切呀。就像没有火柴，这儿也没有刀子，但是善良的护士六点钟会来，他有可能借给我一把刀。”

“那么，你什么时候动手切他不介意吗？”